

《原來純真的友誼一直在我身邊》

藍曉彤 中三禮

原來純真的友誼一直在我身邊……

友情的世界因無私而純潔；友情的時限因牽掛而長情；友情的關係因信任而延續。

又是一年暑假，又熬了一年。換是以前，我肯定高興得笑逐顏開，覺着自己終於可以回鄉和小玩伴一起啦！可這一次，我竟有些抗拒。

越長大越發現，原來時間真的讓人經歷很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，連青梅竹馬的朋友也能生出隔閡。

我和她們既不是同學又不是親戚關係，是最好的朋友，只是一伙靠着聚少離多去維持熱情的「最好的朋友」。時常用手機看她們的新動態，看到了合照裡的新面孔，她們各自與她的朋友勾肩搭背，舉止親暱。我們好像也沒如此過，不知為何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

雖然我從不承認自己寂寞，但手機總會知道我點擊消息的速度有多快。人們總會把自己藏在不同的群。當城市越來越大，人們越來越忙，見面越來越少，群裡有時提及我的信息亮起時，我都會有種莫名奇妙的存在感。

那是在暑假的六一兒童節。「叮咚」我一聽就想着：「有訊息！」就立即將手機開啟，滿心期待地查看着預覽，屏幕橫幅寫道：「小玩伴群發來五條訊息請查看」，點進去才發現那些短訊全是她們和朋友外出的照片，笑得很燦爛，看得我怔着了，手微顫着，眼睛蒙上一層厚膜，它被配文「我們今天玩得很開心，去逛了市裡的商場，一起慶祝了生日，希望以後也能如此快樂！」刺破，溫熱的淚水落下了，我也被落下了。這刻才懂了朱自清先生那句「熱鬧都是他們的，我什麼也沒有。」

舒服的群不必每句話都聊到底，但總讓群裡人知道自己是在意這個群的。

我的文本刪了又寫，寫了又刪，寫了一大段文字想奉承她們，只想着不要做這個「麻煩鬼」，不想被她們知道自己的失落，可是到最後，我只回了一個「嗯」。回覆完立刻刪除了我們之間的聊天記錄，太「礙眼」了。倒身就睡了，只是夢中竟然也見到她們，下意識地走向她們，可是她們退後了，跟着一個又一個人接踵而來，我一追，她們就跑，越跑越快，消失在一個小公園裡，這裡便是我們相遇的地方！我一下

子急了，我真的急了！我害怕我們之間沒有純真的友情了，可是她們變了，她們要離開我了，消失了，就像一場夢……她們從未來過。

在一個月裡，她們也沒有問起我回不回來鄉下的事，群裡冷冷清清，甚至寥落數言也沒有，我也漸漸習慣了。因為只有習慣了，才能變得那麼理所應當。或許以後見面還是朋友，可是已經有隔閡呢……果然啊——空間分隔了我們，時間沖散了你我。當初一起長大的約定是那樣清晰，純真的友誼不在了，我們是我們，可我們也不再是我們。讓這純真理進回憶裡吧！

往鄉下的路上，心裡很不安寧，猶如近鄉情怯，更是一種失落到谷底、沉重的時光。這次我沒有告知她們我會回來，只是想低調地來，淡然地走，宛如一個陌路人。

一路走來村子的期間，沿途經過以前與她們玩的地方，時間恍惚間回到好多年前，「陌生人」坐在一起，熱熱鬧鬧又默契十足。轉過一條巷弄終於到了老家，我望向這陳舊的大房子感嘆，還是那紅磚頭房，可是她們不會來了……我們各有自己的世界，不依附對方。

我窸窣窸窣地上了樓，沉重又沉重，可越近客廳就越聽見有人在說話，這把聲音我最熟悉不過，心中先喜後詫異，躡手躡腳地走往大廳，門口虛掩着，正合我意，能偷偷聽她們的對話。果真是在說我，她們說：「婆婆，曉彤甚麼時候回來呢？」我嬾嬾說：「她啊，應該這幾天回來的，你們也不用三天兩頭來跑一趟，若她回來了，婆婆我一定叫她來找你們，你們快回家吃午飯吧，別餓着了啊！」她們答應後連番道謝，便看似要起身走了，我立即推開門，叫道：「嬾！我回來啦！」刻意看向她們，假裝驚訝地問：「嘉欣、小程你們怎麼也來了？」本想試探她們，但怎知她們竟張開雙臂，打趣道：「你怎麼不告訴我們你今天回來了？」我只是不以為意地繞過她們，說：「忘記了。」我又一次說了違心的話。她們見況識趣，尷尬地與我道別和叮囑我好好休息，明日再約。

這夜，我輾轉難眠，翻來覆去想着如何面對她們，想到月亮也不等我了，天漸漸亮了，晨曦照在了門外的陽台，可照不進我的心室。村中的公雞也咕咕叫了，我也無心再眠，便起身草草洗漱完，就出門轉悠了。我小跑到村裡的小賣鋪，買了牛奶和白饅頭，一邊走一邊吃，看着村裡的燈慢慢亮起來，蹲在家樓下吃早餐的我卻感到很愜意，心也開始平靜，像回到了小時候。只是當初的小伙伴有了別的朋友，我的童年也止在垂髫之年了。金釵之年也注定是不一樣的。

碰巧此時，我吃完了早餐，扔了空盒子便自覺地走上樓了，回到臥室再睡覺，這覺挺安穩的，我什麼也沒夢到，只是不知為何眼角有些濕潤。

據說是我睡得太沉了，嬾嬾不忍驚擾我，使我睡到下午五時多迷迷糊糊醒來，悠悠地走出房間時，才知道她們早就坐好等我了。此時我只好也放下架子，坐在她倆身旁，六目相對而無言。霎時間，我亦只好故作感興趣地問她們記得我們是如何成為好朋友的嗎？「我記不得了。」她說着，慢慢地把頭低了下去。「是嗎？」我回應着，我的眼裡隱隱有着淚光閃動，卻倔強地不讓它流下來。可在我失神之際，小程答道：「是在村裡的小公園相遇，然後我們仨一起玩『捉盲公』認識，還玩到吃飯時間也不撒手呢！那時候開心又純粹，那時候你天天都在呢……」，頓時間，我錯愕地看向她們，然後別過臉望向窗外呢喃道：「是啊——那時候多好。」

夕陽透過老家的窗櫺的細隙，斑駁地投在圓桌上，灑得滿屋金黃，坐在身旁的你們是如此動人，清澈的眼眸，盈盈秋水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時而說我們小時候的經歷，時而說起我遇到困難要面對，嘉欣說道：「我們都很愛你，我們一直都在想着你暑假回來，我倆最喜歡的時候就是暑假了……不是因為能放假，而是因為你能回來呢……我們一直都在等你回來，我們一直在。」，你我的隔閡在一點點消散，原來你們一直在我的身邊……

可是自卑敏感吞噬了童真。

是我忘記了她們的美好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是我太多疑了……我真是個壞朋友。

這次我想用真心回應她們，卻如鯁在喉。因為我一開口就哽咽了，一旦強行說話，眼淚就止不住地流，我不想再哭哭啼啼了，所以良久也說不出話。見我還在逞強，她們居然一下抱住了我，讓我感到了溫暖，一邊喃喃道：「沒事的沒事的，我們不會離開你的，咱們仨永遠永遠是——最最最要好的朋友！」我微微怔着開口說：「可是……對不……」話還未落，她們便搶先說：「你沒有錯，你沒有做錯。」，猛然間鼻子酸溜溜的，潸然淚下，接着我把頭埋進她們懷抱之間。她們沒有說話，輕撫着我的後背，像對孩子般安撫我，我屏息道：「謝謝你們！」說完後，我仰起頭來，忽見她們慌忙地抹掉眼眶的淚，這才發現，原來她們也紅了眼眶，臉頰上的淚痕閃爍着。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，她們也有埋藏在心底的憂傷，和我一樣在陽光之下掩飾着……這是保護自己，更是不讓人擔心的「安全感」。

在這裡我變成了一個嬰兒，被保護着，可是我忘記了她們也是嬰兒，也需要被愛護。

我見狀只是默不作聲地擁抱着她們。我不再說話，不再掩藏，這次換我來溫暖她們吧！以往的我想錯了，應是「縱然歲月流逝，空間分隔我們，時間沖散你我，但關心祝福之心卻長伴左右。」

其實啊，最好的朋友是那種不多說，能與你默默相對而又息息相通的人呢。在你們的世界裡，我願意扮演配角，讓你們閃亮。

時間會淘汰很多過時的東西，但還有一些不會被淘汰，靠自己頑強的生命力和不願意改變的情懷。原來純真的友誼一直在我們身邊——我們都守護着我們仨的友誼和愛。